

透过美国 看第三世界移民共性

——亚欧移民旅美生活与工作拾零

◎ 文/曲金丽

朋友常安几年前移居美国，前不久回国探亲，听说一直为追求专业事业而迟迟没有要孩子的我，终于在步入不惑年之初，做了一个漂亮男孩的母亲。她很为我感到高兴和骄傲，同时也有几许惊讶，所以特地来我家小聚了一次。

由于我们都已身为人母，加之又是多年好友，所以我们的话题比以前就更是增添了不少的共同点。闲聊中，我们很自然地将话题集中在“关于孩子的教育上”，但谈得更多、疑虑也最多的是：应该让孩子在哪儿接受早、中期教育？基于中国传统的教学模式，其实我更喜欢欧美国家那种以孩子为中心，注重孩子心灵的成长教育，以及侧重对孩子的人格培养及情商的开发，体现孩子自己去探索的理念。

于是，朋友问我是否有移民的想

法？但就我跟老公目前的生活与工作状态来分析，最大的可能性是办理投资移民。“加拿大！”我和朋友同时想到了也可能是最方便最快捷的移民国家，所以异口同声说出了这个国家的名字。我本人是在电视台工作，老公是搞教育投资的，加之我俩的英语口语都比较差，故而觉得，也许办投资移民会比较顺利。

老公曾去欧洲商务考察过多次，而我也有拿到了美国绿卡现旅居德国的大师哥鼓动过我们移民德国，还有在美国和加拿大定居的同学与朋友，曾多次告诉过我们现在所居住城市的种种状况与社会福利，和孩子受教育学校的基础设施与先进理念，一度让我在思考这个移民的问题上左右为难。

我告诉常安，就现实角度来考虑，我觉得加拿大可能比较适合我们。听

到这儿，谁知她一下子兴奋起来了，竟然一口气给我讲述了好几个她在美国遇到的第三世界移民的真实故事，让我听得更是云里雾里。在此，且让大家一起来分享朋友常安在美国遇到的趣闻乐事吧：

各国移民集聚洛杉矶

洛杉矶是全美第二大金融城市，集中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各色移民。她那从印第安那来度假的朋友一下飞机便叹：“我家所在的城市和这里简直就是乡下。”朋友笑笑未答，但心想，洛杉矶和北京、上海相比才像农村呢。记得七八年前她初来美国，下了飞机，飞驰在高速公路上她还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就是美国？这就是LA？当初，在她的记忆里，那里没有高楼大厦，有的是宽阔的天空，低矮的房屋与高

山——当时她真在心里嘀咕：“这儿能让人觉得它进步的地方，就是到处只见汽车，看不见人。”

也许，正是这样一个不显山不露水的所谓大都市，只有在生活时间长了，你才会发现这里只是世界的一个缩影！“我在的工作环境使我接触了从世界各地来到这里冒险挣扎的人。虽然文化、宗教、生活习惯迥异，但人性却是相通相近的，从对一个种族的不了解到习惯甚至相容，其实并不难，多些理解、多些兴趣，你才会发现原来不同肤色的人有着和你及相似的喜怒哀乐。”常安毫不掩饰地说。

从菲籍移民同事看第三世界移民共性

听常安介绍，她周围的同事以菲律宾籍护士居多。而菲籍护士移民美国可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其中不少人在沙特阿拉伯待过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虽然菲律宾是个以天主教为主的国家，但是在习惯和文化上与中国人没有太大的区别。“我个人感觉他们甚至比中国人直率而简单。不少同事都会告诉我在菲律宾有很多中国人，中国人善于理财、做生意，大多散居在东南亚的中国人都是有钱人的代名词。然而中国人却比其他族裔带有更多的种族歧视的劣根性。”听开朗的常安讲述，倒觉得今天这话从她那儿说出来感觉较往常凝重多了。

“我还记得一个相当漂亮的女护士Carol，头一天就告诉我：嗨，我有中国血统呢。难怪她的眼睛、脸型和东南亚人不太一样。Carol总是在闲暇时利用医院的电脑，偷偷上网做她的小型电子商务，她很自豪地告诉我因为她遗传了中国人的生意头脑。然而她的家史可真的让我这个中国人觉得辛酸。”朋友摆出一副真心酸的样子。

东南亚的中国富人是容许自己的子嗣和当地的东南亚本土人通婚的，

因为本土人多为中国人家族的佣人或长工，地位等级差别很大。而Carol父母的爱情故事就滋生在这样一个历史环境下——Carol的父亲是个中国少爷，从17岁便爱上了Carol的母亲，坚决要迎娶她回家。于是，中国少爷终于被赶出家门，永远失去了家产的继承权。Carol说她是在贫穷中长大的，他父亲的兄弟个个都是有钱人，Carol一家不被承认，他父亲最终在困顿中死于肺癌，用Carol的话说几乎是被疼痛折磨死的，临死前一直用中国话重复一些Carol永远不懂的句子。常安讲述的这个中国少爷去世时才45岁，而妻子则从此没有再婚……

像这样的爱情故事，常安说她相信在她的同事当中还有不少，只是有的结局好些，有的则不得而知。她给我记起了有一位小个子菲籍护士助理曾龇牙裂嘴地对她喊道：“我告诉你吧，我有中国人的血统，”可是，她下面的话极其狠毒：“I am shame，因为我有中国人血统。”常安说她当初笑了，并回骂了过去：“我的天，那个中国人一定是全世界最不长眼的，留下你这么个‘尤物’”。谁知，小个子菲籍护士助理竟即刻向她张牙舞爪地扑将过来，“我赶紧躲到高大的西班牙靓哥Mark身后，她和Mark是死对头……”很有刁妇撒野的惊险场面。

综观移民各族裔的爱情观、婚姻观，中国人的家庭真的要算是最现实的、理性条件最多的了。

常安说，中国文化特别是佛教对东南亚的影响不小，不少人会问她关于“风水”的知识，一副认真的态度，还有佛教和天主教在一个家庭并存等问题，常常弄得她啼笑皆非。

天主教的教义相当严格，除了上帝，别的旁路神灵教徒是不该信的。“我从中国回来，一位同事伸着手向我要礼物，我是买了不少小东西，早已送得差不多，于是开玩笑地说我什么都没

有了除了一个光头和尚，不料她很认真地说好呀好呀，我家里摆佛的。”

“What？你认真的？你不是天主教徒吗？”常安很是困惑，心想不是想要中国货想疯了吧。她同事则很是严肃地告诉她：“是呀，我全家都是虔诚的天主教徒，不过我家里也摆佛，摆香案。”而常的顶头上司也凑过来“是呀，我妹妹嫁了中国人，他们周末去教堂，平时有个专门的房间拜佛。”好吧好吧，常安心里开始有点乱套了，不管怎么样，她大概还是能够找到些什么东西送同事的，到最后，她很无奈地给同事送了双筷子。“给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送个佛爷到底让我不安。”常安推开双手，将无奈的感受再次重演了一遍。

菲律宾人喜欢吃海货，鱼虾等，但听常安讲述说他们竟然会不知海参是何物？常安头一次从菲裔同事那里知道了墨斗鱼原来也有牙！还有他们最喜欢的食品叫“PANCET”，“其实就是粉丝炒肉末，加点蔬菜等等，但很是不同于中国人吃的‘蚂蚁上树’”常安解释道。还有一种猪血炒肝或者炒肚，只是那“血豆腐”被当成调料，糊糊地和肝或肚炒在一起，十分美味，没有腥味。

据介绍，类似这种小吃中，比较受欢迎的是蒜干炒花生米，还有一种腥气熏天的干炸小银鱼，吃之前，要在微波炉里热一下，但是会让她们医院满病区都臭不可闻，“曾经，差点把我的一个黑人同事熏吐了，可是吃到嘴里，鲜香难舍，十分上瘾。”一听就知道常安是热爱美食的专家，我也听得快流口水了。

还有一种令人愉快的现象是——每年的假期，常安大多数的同事都会回故国休整，大部分人会留恋在菲律宾的休闲生活，可还是无可奈何地回到美国。

显然，菲籍女佣恐怕在整个世界的劳力市场都非常有名。在菲能够去英文学校甚至有的去双语学校的家庭大多为中上层阶级，她的这些同事回家后个个都难以忘怀有女佣伺候的幸福

时光。最有意思的是现在就连常安她9岁的儿子 Vinny——这个出生在美国，从小便在菲国他祖母家被当成了少爷，已不只一个女佣围着他转了。有一次小 Vinny 尿急，找不到洗手间，祖母告诉他可以尿在杂间的小桶里或者院子里，他吃惊，急了，问了好几遍：“真的？我可以尿在小桶里或院子里吗？祖母，你说的是认真的吗？”当得到祖母的首肯，解了燃眉之急后，他兴高采烈地告诉常安：“我真喜欢我祖母的房子，可以到处撒尿，再也不用去洗手间了，我们可不可以不再回美国了？”她妈一听，急了，失色道：“亲爱的，我们必须回美国。”

是的，必须回美国，不得不回美国，其实不只是常安自己，各国的移民都有自己的无奈。当年充满热情，现在则是倦怠，然而短期回家还好，时间长了，多数人都会选择回美国，人们到底习惯了汽车，干净的环境，卫生的食品，还有宽广的空间……

在美国虽然是日复一日，机器一样运作着稳定，但她们在自己的国家，则有可能更多的是把握不住的明天。我想这也许是大多数第三世界移民的共性吧？

单位里多口音浓重的韩籍移民女同事

在洛杉矶市中心，除了中国人都很熟悉的“唐人街(China Town)”外，还有一个“韩国城(Korea Town)”。常安以前公司的CEO便是位韩国人，而且她公司所在的办公大楼对面的商店贴的都是韩国美女。常安印象中，在美国的韩国人也是以开餐厅或者做生意为主。直到有一天她到位于市中心的另一家集移植、肿瘤、心血管研究为一体的ST.VENCENT医院工作时，见着在它的移植病房的墙壁上，挂的居然都是韩语条幅和日本画，而与她一起工作的同事也大部分都是口音浓重的韩国女孩时，她才知道，这个单位，韩国移民居多。

喜爱中国作家“老舍”的东欧移民老大哥

出生在20世纪70年代前后的人一定还记得，南斯拉夫经典战争影片“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和“桥”这两部电影吧？当然，前苏联的文艺作品更不用

说，影响了整整一代人。这使我们想起了那个伴随我们度过童年的年代。当年，常安的家中藏书颇多，都是她老妈在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从红卫兵的砸抄中偷偷藏下来的，那个时候，这些书是不能随便染指的，唯有前苏联的作品可以供她饱览。诸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青年近卫军》、《童年》、《我的大学》、《绞刑架下的报告》，及从苏联流传过来的《牛虻》等等这些作品，常常使我们这般同龄人热血沸腾，恨得牙痒痒的：怎么就生不逢时，没有落草在创造英雄的时代？

就这样一直到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解体，常安的英雄情结始终未解，等后来她进了外企，闲来无事，游逛当时名气响当当的北京“秀水街”，才惊觉她心目中的“保尔”已经变成了她认为是“臭汗淋漓、俗不可耐”的“国际倒爷”，可想而知，这对她当时的精神打击，比她砸了所谓的“社会主义饭碗”（辞掉公职），一脚迈进“资本主义泥坑”（外企）还要震撼。也许，在她心里，解体的不只是一个制度，而是一个充满神话的时代精神。



等到了美国之后,常安进了西乃山医院工作,才发现那里的病人有不少华裔和苏联裔。常安说她当时就猜想没准这些俄籍老人大概都是前沙皇的后代,个个都是从列宁的1918那时候逃过来的,不过几乎都不会说英文。因为对苏联的特殊感情,非常想了解“保尔”的近况,可惜词不达意,也不知道那些人物的俄文译音,急了半天,想起一个苏联人肯定都认识的伟人:斯大林。岂料,被她问及的苏联老大妈一听这个名字便恨恨的摆着手说:Stalin? No good。又指了指她的腿,用结结巴巴的英语告诉她,那就是那个时代被打断的。如何及为甚被打断的,老大妈实在无法用英文表达,而常安又只会说一个俄文字——阿拉哨(即“同志”的意思)。“想想这阿

拉哨,Stalin STRLING 确实 No good。这么一位能忍受病痛,要求不多,慈眉善目,年轻时算不上美貌绝世肯定也是个良民的老妈妈,何罪之大,忍心将其打残?从此,再碰到上年纪的苏联老人,我便不再提及那个时代的事,以免伤情。”常安笑着说。

终于有一天,常安工作的医院来了一个呼吸治疗实习生,一看便是欧洲人,只是猜不出是欧洲哪个地理位置的。浓重的卷舌音让常安以为是法国人或者德国人,不过那些国家来的人都很高大,有着农民一样红通通的面颊,都不像眼前这位,身材消瘦,脸色苍白……

强烈的好奇心,致使某一天常安终于耐不住开口问其哪里人士,答曰:Russian。“我眼睛一亮,伸出手来:你好,阿拉哨。当对方知道我是中国人后,他赶紧表明中苏两国是好朋友。”此时,常安现场为我再现了自己当时的表情——眼睛亮亮的、脸上泛起了红晕,显然很兴奋。

然后,他们兴致勃勃地聊起各自的国家,更多的则是对方国家的文艺作品及作品中所塑造的主人翁。对陀斯妥

耶夫斯基、高尔基他还明了,提及“保尔”,他便一头雾水,常安赶紧声明那是影响了中国一代人的大英雄,他还是摇头,弄得常安很是沮丧,大概是她觉得寻找“保尔”的经历大为受挫,所以她后来想,肯定是她自己没有把作品和英雄的名字说对。

而这位来自前苏联的移民最喜欢的中国作家是“老舍”。他说他读过很多老舍翻译成俄文的作品,因为老舍的作品曾经在前苏联非常流行。然而一提及老舍的去向,则不可避免地会触及到两国的特殊时代。他认为列宁比斯大林要好得多,斯大林被苏联人称之为暴君,据说其孙流落美国要求政治庇护,理由是他的姓氏斯大林倍受苏联人的排斥。可见,做一国之主一定要爱民,即使不至于爱民如子,但也不能随意虐待自己的民众,否则回家卖红薯事小,殃及子孙则事大矣,哈哈。

当再谈起经济改革,据他说解体的苏联十分糟糕,东西贵得不得了。像麦当劳,Pizza Hut,肯德基这些速食店,都是很有钱人去的地方。倒是中国的经济改革让苏联人十分羡慕……

因为都是从社会主义国家出身,相聊甚欢,只是这位大哥的英语实在是太难懂了,R字卷得常安昏昏沉沉,所以在聊了些时候,又赶上双方都忙,最后只好放弃寻找“保尔”了。

做事小心谨慎、认真勤奋的罗马尼亚同事

如今,第29届奥运会在中国北京拉开了帷幕,使整个北京城都沉浸在一片欢乐、祥和、振奋的气氛中。只是,不知道人们是否还能记得有位美丽的罗马尼亚少女,曾经囊括了几乎全部金牌的体操冠军?还有那部描写二战时期抗击德军的罗马尼亚电影?

这次小聚,常安最后给我讲述了在她的医院里碰到了一位矮小精瘦同样卷舌音浓重的罗马尼亚呼吸治疗师。

她说这位矮小精瘦的罗马尼亚同事可能是英文不很好,所以他在医院里做事都非常小心谨慎、认真勤奋,生怕丢了饭碗。

罗马尼亚呼吸治疗师来了大约有七八年了,如何来的他不肯讲,她也不好再问,言谈间可以觉出他大约是吃了不少苦头,从母国出来的时候齐奥塞斯库同志还没有下台,他感叹说罗马尼亚可比中国穷多了,是真穷,穷到何等地步他表达不出来,但其面部表情不得不让常安想起她老爸第一次来美国时感叹的一句话:“要是困难时期我能来美国,我一定会吃得撑死。”

当他们在交谈中提起齐奥塞斯库同志及其子被处以死刑这个话题时,这位老大哥咬牙切齿地说了句“他们该死”!等到又提及上面那位美丽的体操队员时,他很肯定地说她是齐奥塞斯库儿子的情妇。弄得常安半信半疑,“Are you sure?”罗马尼亚呼吸治疗师很肯定。后来常安说在一本杂志上真的看到有关消息,而这位冠军也来到美国,境遇似乎非常不佳。

显然,能够经历完全不同的制度和时代,其实是人生中一件非常幸运的事儿。只是听常安讲,她到现在还没有碰到南斯拉夫、古巴和北韩的移民,有点觉得遗憾。但相比我而言,则是非常幸运了。说来惭愧,虽然我常因工作关系在中国“走南闯北”,可是至目前为止我除了母国中国,还从未到过其他国家呢。

所以,我绝对相信这些在动荡中和尚未解体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老百姓,如果真的有一天跨进纯粹的资本主义花花世界,一定将有更精彩的故事同常安分享。我更期待常安能带给我更多、更生动活泼而又富有生活情趣与人生哲理的见闻。谢谢你精彩、丰富的人生阅历,常安!祝愿你的人生更精彩、更美丽。☞